

§ 玄愛故事



時維公元前七百年，周室東遷，天下紛擾之際。
真武大帝雲遊四海，勘察水脈，一日行至愛琴海上的希俄斯島。

深山中，一條溪流在月光下泛著銀光。

真武駐足溪畔，玄色衣袍在夜風中紋絲不動。

他俯身掬水，忽然感知到水中一絲極其微弱的靈性——這縷溪魂尚未成形，卻純粹得令人驚嘆。

「出來吧。」真武將一道神念投入水中。

溪水泛起漣漪，一個模糊的水影緩緩凝聚。它沒有人形，只是流動的光影，發出懵懂的低鳴。

真武頷首：「原來是條未開靈識的水精。也罷，今日相遇便是有緣。」

他並指為筆，以北方水精之氣在虛空中劃過。

剎那間，溪水中的靈氣開始有序流轉，那團水影逐漸凝成一個少女的輪廓，透亮如晨露，雙眼如最深的潭水。

「我……我是誰？」她發出第一個清晰的意念。

「你是這條溪流的本靈，可名優媿婭。」真武的聲音直接在她靈識中響起，
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汝之本質近道，可惜蒙昧未開。」

優媿婭低頭看著自己由水凝成的手掌，感受著前所未有的清明。

她抬頭望向這位點化她的神人，靈識中充滿感激與困惑。

真武的目光彷彿穿透時空：

「此處將有有緣人現世，其心可通天地，其耳可聽玄音。汝當守候於此，護其靈性不昧。待時機到來，自會明白一切。」

說罷，真武的身影開始消散，化作點點玄光融入夜色。

最後一道神念傳入優媿婭靈識：

「記住，汝之使命不在傳授，而在守護那份能聽懂萬物之聲的本心。」

優媞婭獨自立在溪水中，月光將她的身影照得愈發清晰。

她感受著溪流的節奏，忽然聽懂了每一滴水訴說的故事——

關於時間，關於生命，關於那個尚未到來的有緣人。

從這一夜起，深山中的溪流有了守護者，而一個跨越百年的約定，在愛琴海的月光下悄然締結。

當索斯崔、德米特里奧斯、畢達哥拉斯與優媞婭在庭院閒聊時，優媞婭說了以上的陳年往事。

是甚麼因緣讓優媞婭等畢達哥拉斯等了百多年，沒有人能知道。

德米特里奧斯：

「畢少目前除了要與墨伽克勒斯見一面外，還有甚麼打算？」

畢達哥拉斯無端感受到對水精靈優媞婭的憐愛：

「我想建立一個照顧無依貧童的場所，不知道各位有甚麼看法？」

索斯崔：

「就稱作玄愛童佑會吧、紀念玄天上帝對優媞婭的關愛。」

畢達哥拉斯：

「非常好！德米特里奧斯說代表貧苦平民的是山地派，領袖是庇西特拉圖(Peisistratos)，支持建立潛主制度。雖然我的理念(菁英主義)與他們不同，但是把金礦廠的資源分給平民應該是好事。

看來我還得跟庇西特拉圖碰個面。」

德米特里奧斯：

「畢少的胸襟令人佩服，跟庇西特拉圖碰面的瑣事交給我來處理就可以了。

您可以專心研究雅典的宗教儀式，觀察雅典的政治權力結構。」

畢達哥拉斯：

「聽說雅典有厄琉息斯秘儀(Eleusinian Mysteries)，您可以簡單介紹嗎？」

德米特里奧斯：

「厄琉息斯秘儀是為了崇拜農業女神得墨忒耳(Demeter)和她的女兒珀耳塞福涅(Persephone)而舉行的一個極具影響力的秘密宗教儀式，向參加儀式的人們展示死亡與重生。」

畢達哥拉斯：

「沒有死亡，只有靈魂的轉調。就像一根弦的振動傳給下一根——頻率改變了，音樂仍在繼續。」

隨著庭院一片樹葉從樹上飄落，秋天的月光似乎更加柔美，也許死亡只是重生的開始。

後記：

1. 真武大帝即玄天上帝，是鎮守北方的水神。腳踏龜蛇，手持七星劍與皂雕旗（玄旗）斬妖除魔。
2. 小說有如此發想是因為知道南投山莊周遭的荔枝園是胡氏先人種植，山莊下有永山宮，供奉玄天上帝，附近[玄愛兒少關懷協會](#)正是在永山宮支持下成立。